



姜河村原 是山阳区光亚街道马作村的两个村民小组,有80余户、400余口人;现改为姜河小区,隶属山阳区定和街道万方桥社区。

姜河村： 藏在都市里的一段历史

□布财勇 王明喜

烟火聚集成村落

姜河,作为村名,名列我市“九作十八河”。作为河名,可谓“十八河”中最短的一条季节河流。历史上的姜河,其源头在缝山公园西侧,河尾在山阳区新城街道定和村,与其他河流汇聚后入新河。如今的姜河,已泯然于城区矣。给这条河命名的,是一户姓姜的人家,逃荒来到这条河沟旁居住,人们便将这条河连同村名叫姜河了。河自古就有之,但叫姜河名字的历史并不长。

由于沟边黄土深厚,挖个洞就能居住,在沟里开个荒就能种粮食,特别适合穷人来此生活。1000余米长的深沟,很快就成为逃难人群的理想家园,而这里的原住民姜姓人家,到最后反而不知所终。

姜河村西北角张家坟地遗存的一块碑刻显示:300多年前,附近东于村(今属解放区王褚街道)的张思宽被姜家招为女婿来到姜河村,因此张思宽成为张姓最早来到姜河的先祖。接着,吴姓人家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而来,岳姓和李姓人家从武陟县迁徙而来,杨姓人家从修武县西村乡迁徙而来……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徙聚集,荒凉的姜河沟里开始鸡鸣犬吠,烟火气渐浓。

2010年,在定和村东建设南水北调总干渠时发现了张金钊墓碑。碑文记载:“公大定和村人……清同治六年,捻匪张宗愚号小眼王,拥众越境。公率村人避于村北之姜河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,姜河村对外来避难人员比较友好。

姜河的村北和村南建有两个小庙,庙虽小,但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传说村南的奶奶庙里有个神像,但不知哪一天让人给偷走了。村北有座山神庙,山神庙里有座小神像,有个小孩对此感到好奇,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来就走,结果半路上他就被狼给叼走了。这两件事给姜河村的小庙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

在姜河这条不太长的沟里,在沟北头、沟中间、沟南头各挖有三口井。三口井中,沟北头的井最深,有十八九米深,无论天再旱,井从未干过,且井水甘甜。用井水加工出来的豆腐又白

又嫩,生出的豆芽又细又长。靠水吃水,这里有人开设了豆腐和豆芽作坊,用以谋生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,这里的豆腐和豆芽作坊进一步发展壮大,一度有10多家。

据上岁数的老人回忆:1958年之前,姜河在现市东方红广场南侧还有深沟存在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,姜河整条沟里一年四季流水不断,环境非常优美,每逢洪水季节还要抗洪。

两棵古树故事多

随着城市的发展,姜河沟现已被填平,如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模样。但是,被保留下的两棵古树每天依然守护着脚下这片土地。

位于沟西北侧的一棵大槐树,俗称黑槐树,树龄有200多年,已被列入焦作市古树名录。有关这棵黑槐树的故事可不少。传说,一天黎明,有人去这棵树旁边的家户找人,但这户人家的门咋叫也叫不开。这人急了,瞅见墙外的这棵黑槐树,心想不如上树瞧瞧。于是,他二话不说便爬上了树。这时,他感觉裤脚有点凉,往下一看,乖乖,脚底下一条大蛇。大蛇见陌生人闯入它的领地,就瞪着大眼,吐着蛇信示威。看到大蛇的这个人说,这条蛇的蛇头有蒜臼大小,吓得他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,一溜烟跑回家,在家躺了好几天才安住了神。这件事后,人们议论纷纷:“这棵树上有条蛇成精了,咱们可不敢去树下捣乱,惊了蛇精,小心把你吃了!”岁月荏苒,这棵槐树越长越粗,这个传说越传越玄。

随着人们保护古树的意识不断增强,这棵黑槐树还在原址被保护着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

另外一棵古树位于沟东北侧,树龄稍短,叫国槐,俗称洋槐,会开花,开花时节香飘整个姜河沟。

有关这棵国槐,也有不少传闻。一年冬天,住在树下的一户人家,半夜主人起夜,天又黑又冷,他不想往厕所跑,便在这棵树下撒了一泡尿,结果第二天他下不了床了。当时,人们迷信又缺乏诊疗手段,家里人只好胡思乱想:一个大活人为

啥说不会走就不会走了?后来,这个人突然想到是不是那天夜里在树底下撒尿,把“神树”给亵渎了,这是不是“树神”对他的惩罚呀!他赶紧让人买了些供品,到国槐树下祷告。于是,心病一除,身病自愈,这个人后来居然会走路了。

有关这棵“神树”,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:在那少吃缺穿的年代,春天槐花开的时候,吃槐花不仅能填饱肚子,还是一种美味享受。有些人看这棵国槐开满了花,便想摘些吃。第一次,有人先摘了些槐花洗净蒸着吃,结果吃过后害了一场病。无独有偶,第二次又有人摘了吃,同样又患了一场病……这样一传十,十传百,大家都认为:这棵槐树的槐花不能吃,谁吃谁患病。人们像信奉神灵一样,开始迷信这棵树。树上有些枯死的枝杈,这里磨豆腐的人家即使需要柴烧,也不敢去砍,甚至树上的枯枝掉下来,也没有人敢拿回去烧。

考古发掘有成果

1996年10月,原焦作矿山机器厂在姜河沟北段修建住宅楼时,在施工现场发现了瓷片和古窑址。我市文物部门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,从出土的大量残器及碎片来看,是宋金时期的一处陶瓷窑址。

此次发掘再次印证了焦作市“焦作窑”的历史地位,也揭开了“姜河窑”埋名已久的历史。“焦作窑”,又叫“矿山窑”,遗址东西长约450米,南北宽约200米,面积9万平方米。从文物部门确定的遗址范围看:西距西焦作窑约1.5公里,东临焦东路,东北距牛庄窑约3公里,北距当阳峪窑约5公里,南距恩村窑、定和窑约2公里。从方位和生产条件来看,姜河沟应是陶瓷生产的最佳位置。因此,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对此窑的定义,学术界一些人在介绍此窑时,往往加上“姜河窑”,这

也算对当时没有留下姓名的陶瓷烧制人的告慰,也证实了姜河村更早的历史。

我市古陶瓷专家在为此撰写的《初识东焦作窑》的论文中称:从文物部门此次发掘出土的大量残器及碎片来看,应是宋金时期的一处陶瓷窑址。这里的制品与当阳峪窑相比毫不逊色,某些制品甚至更精致美观,特别是纹胎瓷、绿釉及三彩类更为出色,其绿釉颜色亮丽,像翡翠一般,数量和质量均高于同期的焦作当阳峪窑其他窑口。

让我们从该窑出土的一件绿釉刻花文字枕,来体会“姜河窑”留下的惊鸿一笔:此枕腰圆形,长32厘米,宽22厘米,高13厘米。胎砖红色,施翠绿釉,釉下施化妆土,枕面上先用梳形工具篦画出五线并行的边框,框内刻有宋词《天香慢》诗词全文,枕面上的诗词内容为:“世情冷暖人意,尽逐高低,自古常言,相随百步,上有徘徊之意,进入迤迤,退人也须迤迤,好笑伊家,做得有头无尾。终须待,共整理,又思量,我甚情意,万悔千懊,必竟做得何济,自恨如何,弃得要弃得,除非离眼底,日久月长,消除去里。”此枕虽然最后小框内缺失文字,但是词牌名和诗词完整无缺。该枕无论是烧制技艺还是文学价值,都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。

“随着城市的发展,姜河沟虽然不存在了,但那里留下了先辈们奋斗的历程,也留下了我童年美好的记忆。”现年71岁的张本芳老人说。

(感谢姬成、张本芳、张本华、王良海、张荣江、李庆保等人提供大力支持)